

左恪靖侯奏稿續編

修靖奏稿續編卷二目錄

甘省餉糧兩紉謹擬籌辦情形摺

籌辦購練馬隊摺

請喜昌赴陝分統馬隊片

採買戰馬請免稅放行片

奏由鄂啟行摺

謹擬勘撫捻逆情形摺

甘省餉糧兩絀謹擬籌辦情形摺

奏爲甘省餉糧兩絀謹擬籌辦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各省欠解甘餉爲數甚鉅諸臣同任封圻豈有坐視西陲危急不思拯救之理細察彼此情形實亦有自顧不遑協濟過多難於兼顧者似宜

飭令各就本省情形籌擬實解確數按月委解以期實濟其用兵省分時艱同值既難責其舍己芸人其協濟過多省分勻撥維艱亦難望其挹彼注此前奉

諭旨飭

臣

委員分赴各省守催竊維各省盈絀情形外

省原難驟悉底裏其籌撥多寡有無仍在各該省督撫
臣督同司道隨時相酌情形妥速籌解如其籌措無從
力所不逮雖部檄頻催臨以

朝命有時勉強塞責一二次後亦必無以應之外省委
員仰鼻息於鄰封但能上其所請之詞萬無加以迫促
之事守催祇託空言撥解終無實濟其有羈累他鄉求
隨同衙參不可得資斧告竭求銷差盤費而亦難者是
委員守催仍難期有確數之實在情形也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欠解甘餉各省督撫令其各就本省情形悉

心籌議協甘的餉其用兵省分照該省現在軍營人數
餉數暫時勻出十成之一協濟甘餉責成各藩司關道
按月委解由該督撫臣按季奏報其協撥軍餉無軍務
省分准各督撫察酌各軍得力與否酌擬減撤應協兵
勇請

旨定奪其所減撤之餉仍卽按月勻加甘餉至捻回竄
轍省分如河南陝西則暫時自顧不遑尙盼鄰省協濟
更何能分潤甘省應卽請

旨停其報解以昭核實至於滇黔兩省援師其餉源專

在蜀湘亦應

飭令川督湘撫以剿爲防分別撤減其素不得力諱敗爲勝督辦援黔軍務之兆琛則虛糜湘餉及各省捐輸爲數甚多於黔無益應請

飭令湖南撫臣竟將該軍分別撤減另擇勇幹大員代其統領以收餉節兵精實效其甘肅口外各軍此時陝甘軍事方殷無論力難及遠卽有餘餉只供撥濟亦虞道梗不前應請

飭部察明其業經出塞各軍固應照常設法解濟以資

飽騰其尚未出塞各軍應暫停前進改所撥之餉暫解甘肅糧台以資分勻撥解庶期通力合作無偏累之苦均則無貧而各省量力而行不強以所難自可漸臻實際此甘餉之亟應爲籌畫者也至隴外兵燹之後地畝荒蕪糧食無從採購又地勢間隔無水路可通陸路轉饋極形艱阻前奉

諭旨川省採米入甘轉運維艱著崇實略秉章除每月應解成祿軍營餉銀一萬兩外即將該省按月協銀二萬兩派員徑解漢中交英奎採辦以省糜費欽此查漢

中採米入甘陸路亦頗迂阻而餉道貴多途購運乃免
匱乏梗阻之虞訪聞川北嘉陵江白水江上下游一帶
素稱產米之區四川廣元昭化兩縣水道與甘肅鞏秦
所轄相通若川省肯於保甯順慶兩府設立米局採米
雇船運送廣元昭化由廣元昭化剝換船筏溯流而上
或另雇馳騾腳夫剋期運解擇地存儲甘省委員迎解
軍前取携自便視楊岳斌專恃漢中購運一途較爲寬
綽應請

飭下四川督臣四川藩司悉心集議力保飢軍如甘省

軍務早有起色四川亦可紓一面之防是爲甘肅計者
亦卽所以爲四川計崇實駱秉章江忠濬素抱公忠當
不稍存膜視其米價運腳容臣於臣軍餉項內陸續劃
撥免致偏累川省至楊岳斌任內應有甘餉仍歸楊岳
斌收用臣未受篆以前萬無攘奪之理所有臣軍餉項
由臣所設糧台收存通解一則界劃分明將來報銷易
辦一則彼此同值時艱不容顧此失彼也籌擬情形是
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同治六年二月初三日

同治六年二月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前據左宗棠奏於浙閩廣東酌派西征的餉并令
浙江劃撥江蘇月餉當經諭知曾國藩等遵照辦理茲
復據左宗棠奏稱欠解甘餉各省督撫亦有難兼顧者
請飭就各省情形擬定實數按月委解其用兵省分酌
減人數餉數勻出十成之一協濟甘餉其無軍務省分
或將該省防軍酌減協濟甘肅兵勇仍按月勻加甘餉
以期通力合作各等語甘省餉項支絀必得各省協濟

第軍務未平派解較多各省亦難兼顧莫如由該省督撫就各省情形酌定數目按月報解較有實濟左宗棠所陳亦係權宜辦理卽著曾國藩崇實駱秉章譚廷襄曾國荃閻敬銘趙長齡劉坤一李瀚章郭柏蔭丁寶楨酌量情形每月究能撥解若干據實具奏按期撥解其或裁減兵勇勻出月餉或派得力之軍赴甘助剿均著酌量妥籌辦理毋許待託空言左宗棠又奏稱四川嘉陵白水兩江上下游素稱產米與甘肅之輦秦接壤若於保甯順慶設立米局雇船由廣元昭化換船上溯或

雇夫運解于甘省軍食有裨自係爲甘省採糧艱難起
見第聞該處水路崎嶇轉運甚屬不易而甘省採糧維
難亦不可不多方籌備著崇實駱秉章督同江忠濟悉心
籌畫迅卽興辦以資接濟其米價運腳仍由左宗棠
按數撥還免致偏累欽此

籌擬購練馬隊摺

奏爲籌擬購練馬隊懇

恩飭下察哈爾都統吉林阿勒楚喀副都統妥速分別
辦理以濟實用事竊維西北戰事利在戎馬東南戰事
利在舟楫觀東南事機之轉在礮船練成以後可知西
北事機之轉亦必待車營馬隊練成以後也春秋時晉
侯乘鄭之小駟以禦秦爲秦所敗是南馬不能當西馬
之證漢李陵提荆湖步卒五千轉戰北庭爲匈奴所敗
是步隊不能當馬隊之證見在捻回猖獗官軍征剿多

年尙未歲事於時急圖掃蕩固我疆宇非請求步隊馬隊不爲功而欲善步隊馬隊之用又非請求步隊馬隊之利不可臣謹就愚陋之見爲我

皇上敬陳之揔回之害在平原曠野本騎之利官軍以步隊當之鮮不被其輕軼矣於是而圖制賊之長宜用車營助步隊遏其突騎固也然車營步隊足以遏突騎守雖有餘以之抄截追剿戰尙不足則練馬隊爲急以馬力言之西產不若北產之健以馬隊言之西北之人不若東北之雄

祖宗龍興東北平定中原中葉以來平準回靖朔漠
神武震鐸跨越古今敬繹

列聖方略官書竊以爲欲平方今之患非追法

先世遼烈其道末由也回馬多西產擒馬多掠零騎故
擒之患尙劇於回所幸者擒回之馬雖多至數萬騎然
均用之野戰非如官軍隊伍鈐束之不可撼擒回諸逆
之人各一心非如官軍節制賞罰之不可亂擒回馬上
多用長矛非如官軍鎗械火器之不可敵誠於此時購
北口良馬得其人習練而節制之庶制勝有其具而賊

不足平且可藉閱歷以造就人才爲

國家固根本垂久遠之計謹擬採購口馬選練馬隊兩
端乞

聖明採擇行之一馬貴精選也口北產馬之地以張家
口爲採購總匯之所軍興以來用馬過多善馬難得此
次擬採買三千匹聊濟急需原貴精不貴多之意伏懇
飭下察哈爾都統察酌情形如張家口各處一時不能
精選足數或移咨歸化城將軍就近選購務親爲驗別
揀日輕臆壯之馬精益求精以足三千匹一俟吉林所

募礮手行抵都門分起順解來營庶口馬到後即可派
員編成札蘭管帶訓練以期迅速一馬隊宜慎募也東
三省兵力素稱勁健惟根本重地不宜調發太頻聞吉
林所屬地方滿漢獵戶名爲礮手平日習騎耐勞徵逐
猛獸火鎗最準膽力俱壯實爲馬隊之選軍興以來未
嘗選募從征材武之士鬱勃山澤間殊爲可惜伏懇
飭下吉林阿勒楚喀副都統德英於吉林所屬各處旗
民台站各丁內挑選鎗馬嫻習年力精壯礮手二千五
百名并購辦鞍韉三千盤作爲六起每起編成五札蘭

由德英於通省實缺協佐領內揀委營總并於實缺以
及卽補防驍官內選派各札蘭正副各官權爲管帶按
照營制每馬隊百名募長夫四十名沿途各驛站照例
支應車輔餵養草料由直隸山西過河入陝計算時日
微臣早已馳抵西安得以及時編列成軍俾成勁旅庶
用其所習取材旣精自可盡其所長無堅不破臣聞德
英從前隨同伊興額在淮北等處剿辦捻逆威望卓著
署吉林將軍時脩馬賊肆擾能守能戰省會保固無虞
深得旗民之心此次選募礮手最爲要著伏懇

飭于該副都統一手料理必能糾集豪俊其掃狂氛并
令該副都統如有經辦應行奏報事件會同吉林將軍
隨時具奏仍懇

飭令吉林將軍督同地方滿漢各員幫同妥爲招募至
鞍馬價銀及選募礮手經費并懇

飭吉林將軍察哈爾都統於各該庫存項下暫爲劃撥
由臣解還歸欵如該兩處庫存不敷撥給卽仰懇

天恩飭于戶部先爲籌撥一面行知山西巡撫於協甘
月餉項下提還歸欵俾免延待之虞感荷

皇仁尤憐既極至召募戰手經費及薪水口分章程臣
拜摺後卽一面開單咨請兵部轉行吉林阿勒楚喀副
都統知照合併聲明謹

奏
同治六年二月初二日

請喜昌赴陝分統馬隊片

再臣自抵鄂後卽以習練馬隊爲事陸續覓買口馬僅
得四百六十餘匹蓋因捻氛甚熾道梗不前馬販稀至
也臣隨營舊部馬隊員弁雖膽技尙優然未習北方戰
事結隊列陣終欠圓緊以之剿捻剿回難期確有把握

久聞湖北軍營副都統銜吉林滿洲鑲紅旗協領喜昌
深諳馬戰人尤廉正心竊敬之適喜昌告假養傷回旗
比卽敦請來營教練挑選員弁勇丁將新購口馬拴養
騎操漸臻熟練喜昌所論北方戰事多閱歷有得之言
與臣所存諸心未敢遽以爲是者默相契合臣深惜用
之者未能盡其長也因與商定六個月假期滿後迅速
赴陝分統馬軍喜昌亦慨然諾之將來德英選舉礮手
喜昌回旗後亦可幫同照料合無仰懇

天恩飭干吉林將軍富明阿俟喜昌回旗催令於假滿

後分統新募馬隊迅速赴軍聽候差委俾得資指
檄之助謹附片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同治六年二月初三日

採買戰馬請免稅放行片

再各省採買戰馬與尋常添補營馬驛馬不同歷經奏
蒙

恩旨免稅此次請

旨飭令察哈爾都統選購戰馬俟吉林挑募熟手撫京

後順解陝西習練馬隊自應仰懇

皇恩俯准飭部移行各處按數查驗免稅施行以利征
剿謹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同治六年二月初三日

軍機大臣 字寄同治六年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籌擬購練馬隊請免馬稅並請調喜昌
赴營各摺片左宗棠現在督兵剿辦捻回必須先練馬

隊以資得力吉林所屬地方獵戶平素習騎耐勞火鎗
有準頗屬可用著富明阿德英於旗民台站各丁內挑
選鎗馬嫻習年力精壯礮手二千五百名並購辦鞍韉
三千盤作爲六起每起編成五扎蘭並著德英於通省
實缺協佐領內揀委得力營總並於實缺及卽補驍騎
校官內選派札蘭正副各官權爲管帶以資約束每馬
隊百名另募長夫四十名所有挑選事宜卽由德英專
辦並著富明阿飭令地方各員幫同辦理務期迅募足
數不可推諉遷延致滋貽誤所需戰馬三千匹著裕瑞

於張家口各處如數購買務擇口輕膺壯之馬精益求精不得以疲瘦老羸充數如張家口各處一時不敷採買卽著裕瑞移咨福興桂成在歸化城就近精爲選購統由裕瑞親爲驗別毋許稍有含混此項馬匹俟吉林所募礮手行過京師時由裕瑞解交該營總驗收轉交左宗棠軍營其應需鞍馬價銀及選募礮手經費卽著富明阿裕瑞於該處庫項暫爲劃撥由左宗棠解還歸款如不敷撥給卽由戶部先行籌撥於山西協甘餉項內提撥歸款經過地方馬稅均著免其交納吉林佐領

喜昌現在告假回旗著富明阿飭令於假滿後統帶新募馬隊仍赴左宗棠軍營聽候差委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軍機大臣 字寄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前據左宗棠奏抵甘肅時請暫留楊岳斌在甘辦理本日據楊岳斌奏稱八旬父母患病沉重而該督病亦增劇請飭穆圖善暫署督篆覽其情詞懇切實不忍再行挽留因令穆圖善馳赴蘭州暫署督篆以便楊岳斌交替回籍惟穆圖善西赴省垣東路防務恐無人認真堵禦該大臣到陝後尙須經理關中回捻各匪方能赴任則東路防務寔爲陝省門戶要區左宗棠此時計可起程入關著於馳抵西安後斟酌情形相機辦理免

致聖時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奏由鄂啟行摺

奏爲臣軍由鄂啟行恭摺由驛馳報仰祈

聖鑒事竊臣所調各營於本月上中兩旬陸續到鄂臣

逐加點驗舊部尙多當卽分撥車礮酌增鎗隊編爲前

中後三路十五營臣自統親兵營十哨及先鋒後勁新

前新後四營旂馬隊五起以利分布二十日令提督銜

總兵劉端冕總兵周紹濂率前路中路十營啟行二十

四日臣率提督銜總兵楊和貴後路五營馬步各營旂

繼進擬由雲夢德安隨州以達襄陽其劉典所募之四

營亦已到鄂臣飭暫駐漢口俟劉典率親軍左右兩營及後營到鄂隨同前進其中書科中書吳士邁之宗岳兩營新授甘肅臬司張岳齡之平江三營廣東提督高連陞之果勇八營則尙無來鄂消息也適據探報捻逆大股復自鄂皖交界二郎河等處回竄廣濟鄂軍獲捷賊復繞竄蘄州蘄水鄂軍迎剿失利勢甚披猖臣軍前進沿途或有戰事惟當慎以圖之冀紓

慈慮前奉

諭旨務須保固同朝等處兼顧山西勿爲獮氛肆擾臣

維河防之要必先从潼關北剿而西而臣軍不能速進
鮑超所部馬步全軍原擬由荆紫關入秦臣奉

諭後比卽恭錄咨行並緘商於過荆紫關過龍駒寨後
取道劉先坪出大峪口以達潼關頃得其覆緘以荆紫
關一路山徑崎嶇難以整隊進行改由宛洛以入潼關
本月十五日已由樊城啟行臣軍到襄樊時鮑超全軍
必已由潼關入秦如同朝有警自可渡渭援剿臣軍行
過龍駒寨時亦當相機兼顧竊計解凍以後河防宜易
爲力也愚昧之見合併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謹擬剿撫捻逆情形摺

再此次捻逆分犯秦鄂官軍將領勇銳素著者如郭松林張樹珊劉銘傳等均作敗局鮑超劉松山劉維楨等雖曾獲勝仗而悍鷙之賊究鮮損傷且鮑超正月二十二日戰事亦頗有損失兕鋒甚熾寔較髮逆尤爲難辦傳聞捻逆初起伎倆亦本無他因前此剿捻各軍失利時弁丁多被裹脅始以勉從爲偷活之計繼因畏罪而

成反側之奸賊中所號爲北隊者不獨江北河北之人
居多聞東北馬軍亦頗不少官軍以步敵馬以剽銳之
軍當忍鷙之寇彼已形勢旣殊輕用其鋒徒張賊焰此
剽捻之難甚於髮逆而剽髮逆之戰法未可施之剽捻
者也臣新集之軍絕少閱歷默察各將領亦多恃勇輕
賊之心臣頗憂之現因西事孔棘師期不能再緩祇可
於沿途勤加訓練一面遠發偵探整齊隊伍以備不虞
遇賊交鋒恐難縱擊窮追爲乘勢趨利之舉也至捻中
北隊一起其中蒙面喪心甘爲賊役者固屬法所難寬

其因畏罪懼誅之故偷息葺間情出無奈者如能反正
歸誠似尚可稍從曲貸可否仰懇

天恩寬其既往許其悔罪自贖以廣

皇仁伏候

聖裁訓示施行謹

奏

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軍機大臣 字寄同治六年三月初三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督軍由鄂啟行請散捻逆脅從各摺片
覽奏均悉陝省捻回合擾亟須知兵大員前往調度該

督聲威素著一經入秦坐鎮自可騰出陝省兵力併入
前敵以利攻剿所有置造軍械及練兵籌餉各事宜卽
可於到秦後統籌全局次第經理庶將來肅清兩省計
出萬全昨據李鴻章奏鮑超一軍由南陽取道信羅至
光固一帶當諭令鮑超無論任賴等逆竄往何處何路
有警卽行兼程進擊現在該督旣已西行秦中自可無
虞而鄂省賊眾兵單剿辦殊難得手鮑超一軍著仍遵
前旨留於鄂豫將任賴逆股剿滅前行移師入關所稱
捻中北隊一起裹脅居多請准令悔罪歸誠等語已諭

令李鴻章譚廷襄曾國荃出示曉諭妥籌辦理矣將此
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恪靖奏稿續編卷三目錄

奏行期未能迅速摺

奏遵 旨寬籌餉項以支危局摺

奏江海關協甘月餉請 飭照原撥續撥銀數按月

全解片

奏隨州追賊出境行抵樊城願備車馱刻期入關摺

奏洋商借款請 飭催各督撫速發印票片

奏晉防緊要請訓吉林礮手由綏遠城取道入晉助剿
片

奏鮑超傷病難支片

奏行期未能迅速摺

奏爲

徵臣

行期未能迅速據實陳明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前月二十三日馳報啓行日期後二十四日行抵黃陂縣滸口地方適捻逆聞臣軍將到又於是日回竄麻城黃岡一帶地方時鄂軍新挫漢黃一帶僅祇曾國荃所部竭力支持殊苦單薄漢口爲湖北巨鎮鄂省餉源攸繫臣所部雖係新集之軍漢口尙恃以爲固若遽拔營前進恐賊乘虛突竄未堪涉想適聞鮑超一軍經李鴻章奏調赴鄂奉

首允行比卽飛咨催其速來俾臣得以專意西征庶期
兼顧並面告徘徊襄樊引疾乞退之不可三月初四日
探報擒賊於是日又已竄至黃陂縣城下蹤跡向陽店
一帶竄動其疾如風臣比飭劉典所部五營速進灡口
填紮臣於初六日由灡口前進駐營雙廟連日探
報賊已由小河溪兩河口等處擾竄孝感雲夢一帶臣
擬繞道出孝感雲夢擊之比至孝感則賊已西竄應城
鄂軍已蹣蹣而前矣曾國荃前探賊意西趨舊口希圖
偷渡漢水擾鄂西一帶完善地方臣軍盤獲賊探及逃

出難民所言皆同曾國荃咨催淮軍之在麻城及在安徽太湖河南信陽州者分道前來其鮑超一軍亦咨其前赴安陸府屬梓溪雙河一帶適合長圍漸逼漸進聚而殲之籌畫本極周妥頃據探報賊果由皂市西趨頭隊已抵舊口矣臣軍於十六日行抵德安府城擬稍停數日俟淮軍運軍有來鄂會師信息卽由隨棗取道襄陽劉典已帶親兵馳抵溝口數日亦可繼進臣到襄陽後先雇車馱待其來會彼時如捻逆尙在舊口計淮霆各軍當已適合長圍臣軍自無中道逗遛之理當卽整

施入秦如淮靈各軍未到之先賊已由舊口竄安陸隨
棗以向襄陽臣軍必有戰事臨時再當馳報所有軍行
遲滯緣由謹據實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六年三月十八日

奏遵

旨寬籌餉項以支危局摺

奏爲遵

旨寬籌餉項以支危局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欽奉

寄諭就現有兵力寬籌餉項迅赴西安調度仰見

聖謨廣運軫念西事艱難急圖補救至意

臣

維甘肅餉

事向恃外省協濟陝西餉事向恃本省錢糧非若東南

各省有大宗釐稅關稅堪資挹注近值捻回疊擾窘迫

殊常撫

臣

喬松年亟盼

臣

赴西安者非惟藉有餉之軍

以辦賊亦冀分臣軍之餉并哺秦軍也竊陝甘先祇剿
回今并剿捻兵力必需酌增先祇籌甘餉今并籌秦餉
餉事愈形迫促臣未接篆以前各省協甘之餉仍擬解
甘其由臣奏定的餉解濟臣軍者福建每月四萬兩廣
東每月四萬兩浙江每月加給二萬兩而已以之支給
臣軍餉需約計每月已短四五萬兩臣入秦後需用更
繁更急各省協餉由東南解秦程途遙遠水陸數易計
非百餘日不能解到各省縱按月起解在陝甘得餉已
在數月之後此數月內縱機有可乘亦不能不停兵以

待此常不及之勢也外省協餉解到立即分給各營而
軍士以之清還逋欠劃扣糧價已無涓滴存留促其轉
戰而前未到之餉又難預爲期必非若東南各省有釐
局可以指撥錢糧可以劃提鄰疆可以挪借此又常不
足之勢也賊之難辦甚於各省餉之難籌亦甚於各省
若不早爲之所何以救危迫而利戎機乎竊維從前江
蘇滬防喫緊時曾有由關督出印票督撫加印向洋商
借銀充餉成案臣在福建亦曾行之事賴以濟上年臣
在閩啓行之先福州稅務司布浪聞臣西征有期詢臣

需借餉與否臣比以各省協餉數目不知其詳未之應也聞外國每遇有兵事貸兵餉於眾商指稅項歸款商情樂從事亦易集中國仿照行之未爲失體茲當陝甘餉需艱窘之時較前此蘇州福建奚啻倍蓰與其入秦後因待餉之故遇事牽制坐失機宜曷若籌借巨款一氣貫注所損者微而所益者大比飭臣軍上海採辦轉運局委員福建補用道胡光墉試就上海洋商議借銀一百二十萬兩照江蘇辦過成案由關稅項下撥還茲據胡光墉稟復現與洋行議定允借惟據洋商稱現值

絲茶兩市方興需用甚多其息銀須較前加一二厘以
示體恤臣已允其咨會海關各省督撫臣將各省同治
六年七月起十二月分止六箇月應協甘餉銀數咨行
閩海各關監督出印票督撫加印向洋商借銀一百二
十萬兩迅將印票發交胡光墉會同江蘇蘇松太道應
寶時與洋商交割一面卽由滙票局滙兌山西解州一
面遴委員弁持滙票赴解臣營由臣給印諭提用以期
便捷計閩海關代借銀二十四萬兩粵海關代借銀二
十四萬兩浙海關代借銀二十四萬兩江漢關代借銀

一十二萬兩江海關代借銀十八萬兩均由各關監督
出付印票并由督撫臣加蓋關防給洋商收執在本年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等月各關關稅項下撥還洋商除
江海關本係應協甘餉外其餘各關代借銀兩仍由各
該省藩司按月撥交各關以清款項所有息銀滙費應
請

旨准由臣分別報銷此項銀兩還借均照關平將來協
餉抵解關庫其補平銀兩由各省藩司補足統歸甘餉
內劃扣似此設法籌借在各省仍祇按月應協之款並

未提前提在谷關旋墊旋收并無增損在各督撫臣祇經
手過目并無煩勞在陝甘費十餘萬兩息銀先得百二
十萬兩應手之現餉相其緩急通融撙節集事可速調
度可靈微臣得壹意經理盡瘁馳驅冀收薄效以答
恩知尤爲至幸伏懇

天恩俯俞所請速飭閩浙廣東湖北兩江江蘇各督撫
臣咨行閩海粵海浙海江漢江海各關監督迅速遵辦
實於陝甘大局裨益非淺謹恭摺由驛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同治六年三月十八日

奏江海關協甘月餉請

飭照原撥續撥銀數

按月全解片

再江海關協甘餉向係每月一萬兩嗣經戶部續撥銀三萬兩江海關仍祇照舊解濟并未遵照部撥之數上年十一月間臣請撥西征的餉欽奉

寄諭其江海關每月應濟甘餉並著曾國藩李鴻章郭

柏蔭嚴飭該監督按月解濟按季具奏欽此迄今江海
關仍未遵解前署督臣李鴻章亦并未奏明停解應請
敕下兩江督臣江蘇撫臣飭該監督照原撥續撥銀數
按月全解並卽據實具奏臣此次不得已而籌借洋款
洋商候信甚殷亟須定局未及候江蘇覆奏已照江海
開原撥續撥銀數指借銀每月三萬兩如江蘇一時不
能遵撥關稅則江甯協甘月餉除劃歸浙江每月解銀
一萬兩外尙有應解甯夏將軍穆圖善軍餉銀一萬兩
陝甘督臣軍餉銀一萬共計二萬兩亦可按月撥交江

海關抵還欠款不慮缺少穆圖善現已奉

旨暫署陝甘總督臣未接督篆以前應解甘餉自當由

臣分別撥解必不膜視謹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

同治六年三月十八日

軍機大臣 字寄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行抵德安擬俟淮霆各軍赴鄂再行入
陝一摺見在鄂捻西竄而淮霆各軍尚未趕到左宗棠

擬在德安稍停數日視賊所向再定進止洵能力顧大局不分畛域著該大臣探明如賊由舊日西竄卽行督軍會剿以收夾擊之效惟秦中捻回交訐勢甚猖獗而喬松年等布置未能裕如如淮霆各軍趕到左宗棠仍卽入關進駐西安妥爲調度左宗棠另摺奏擬援照成案於上海洋商借銀一百二十萬兩由各關稅項下撥還等語陝甘需餉孔殷各省協解恐不能如期停兵待餉於剿賊機宜未免延緩自應照該大臣所請迅籌巨款以期集事卽著曾國荃等督飭各海關監督按照左

宗棠所定數目出給印票發交道員胡光墉等向洋商支解兌付山西解州一面將滙票解赴該大臣營提用所借銀兩自本年七月起分六箇月於各關稅項下撥還仍飭各該省藩司將應解甘餉按月撥交各關以清款項其餘息銀等項均著照所議辦理原摺著鈔給曾國藩等閱看另片奏江海關協濟甘餉請仍照原撥續撥數目每月解銀三萬兩或該省未能遵撥卽於江南應解甘餉內劃撥二萬兩各等語卽著曾國藩鄧柏蔭遵照辦理其穆圖善月餉卽由左宗棠撥給原片并著

鈔給曾國藩郭柏蔭閱看將此由六百里諭知曾國藩
左宗棠吳桂吳棠瑞麟譚廷襄曾國荃馬新貽蔣益澧
郭柏蔭并傳諭周開錫知之欽此

奏隨州追賊出境剋期入關摺

奏爲隨州追賊出境行抵樊城雇備車馱剋期入關據實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

三月十八日德安行營具奏行期未能迅

速拜發後湖北撫

臣

曾國荃馳至德安會商長圍困賊

之計維時捻逆全股麇聚天門鍾祥濱漢各處正圖偷

越漢西曾國荃檄水軍扼其西與南陸軍扼其東永潞

河阜市等處

臣

亦咨商劉典率所部由潞口出扼新溝

惟舊口東北之京山宋河必待淮軍分紮正北之洋梓

雙河必待鮑超之軍分紮然後長圍之勢可成賊趨舊口後日夜環伺百計偷渡均爲補用提督左光培等師船擊卻曾國荃急請淮軍鮑軍速赴京山宋河洋梓雙河之約未幾淮軍統領四品銜郎中李昭慶率所部馳赴德安擬俟各營到齊進駐宋河而鮑超所部迄無進駐洋梓雙河之意賊旣爲師船所扼不能西渡懼官軍長圍速合不得脫也則折竄京山徐覓去路臣於二十四日令所部前軍進隨州二十五日率親兵各營繼之二十七日前軍由隨州進駐州西北淨明舖是日臣抵

隨州途間聞賊於二十五日由洋梓竄入州西南之茅茨畈令偵卒覘之二十八日午後還報賊由茅茨畈竄至澧潭邊馬已到州城西之安居店二十九日臣飭親兵各營伺賊厲山店擊之臨發隨州知州潘亮功言士民倉卒聞警未盡入城愈懇臣軍緩發一日以順輿情臣亦念淨明鋪諸軍文報忽隔厲山一帶必有賊梗賊由西而東厲山適居其中擊長蛇之腰防其首尾俱應且宜按兵俟之哺後都司丁大洋自東路探歸稱賊之大隊已至州東北三十餘里高城一帶其前隊到迤南

十里萬家店在州城東四十里乃令各營蓐食進剿適得淨明舖各軍報是日午後賊馬數百窺營當經擊退卽約令次晨亦由厲山東向擊之初一日黎明各營整隊疾進辰刻抵塔兒灣遇賊馬數百盤旋岡前忽見大軍倏至駭而奔須臾後股續由高城一帶紛至賊馬數千圍護賊眷輜重由山溝馳走以避鎗礮甫自溝尾樹林穿出卽緊跟民寨土垣急行官軍恐轟傷人民開花劈山各礮不及施放而賊已度險矣馬隊從南路逕追至萬家店北路各村賊館已空熟飯滿釜衣履滿地沿

途拋棄豬牛甚多悉募民收取聞東北山岡礮聲甚
緊知淨明店追軍亦到也未申之間收隊還營是夜接
淨明鋪各軍報知追賊情形與塔兒灣萬家店一路相
同捻逆一見礮車卽絕叫快走略不回顧其馬力疲蹶
奔駛不速者經洋鎗叢擊人馬多斃或負創而逃約兩
路共傷斃賊人馬僅百數十而賊已向信陽一路竄出
矣初三日淮軍鳳營至隨州聞淮軍周盛波等亦至德
安臣遂於初三日取道棗陽前進初八日抵樊城是役
擊賊隨州棧寔可乘而斬獲獨少者緣臣創議獨輪車

架劈山礮抵制賊馬而以新練馬隊當賊步隊陣法新
變未審能否如意而諸將狃於剿髮逆故技沾沾自喜
恐其輕遽偵事故嚴飭其初次接仗必加意審慎勿縱
擊窮迫爲賊所算不料捻賊一見礮車卽狂奔不止官
軍未能猛追多殺殊深慙憤也行抵樊城接劉松山黃
鼎等稟報涇陽之捷知陝捻將東趨同朝臣原擬取道
荆紫關入陝至是改議由潼關大路冀可迎頭截剿昨
據劉松山等稟報小壕大壕之捷餘賊由西北竄逸似
賊渡黃入晉之謀未息將由河津以北覓渡山西河防

僅恃臬司陳湜一軍而南北千里道遠力分恐難兼顧
臣已一面飛咨河南撫臣請速飭閭鄉防軍渡河而北
接防河津以南替出陳湜水陸各營移防河津以北期
臻周密臣行抵澠池陝州時偵察賊蹤如晉防周密卽
取道潼關入同朝循河而北督同秦軍節節掃盡如捻
回或竟已過河竄晉則全局關係甚重臣擬卽率各軍
由茅津渡河先清晉省賊氛然後入秦專剿回捻兵機
因賊勢而生臣不敢以屢奉

諭旨坐鎮西安稍涉拘泥惟臣奉

命移督陝甘自三月至今因鄂捻披猖淮軍鮑軍未到
致愆師期又未能痛掃鄂氛以慰楚人之意茲復因逆
氛逼晉全局攸關又預思改道援晉先晉後秦跡類逗
留迄無以慰秦人之意是則耿耿此衷有未能自釋者
謹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六年四月十八日

軍機大臣 字寄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隨州追賊出境行抵樊城雇備車馱刻期入關一摺鄂省軍情前據李鴻章曾國荃等奏各情形與左宗棠大略相同著李鴻章曾國荃懷遵迭次諭旨廣籌方略迅殄逆氛昨據曾國荃奏陳鮑超病症甚爲靡系該提督患病以來所部各軍暫派宋國永統帶迭經有旨催令夾擊何至今未聞宋國永等與賊接仗若能移軍駐扼洋梓雙河何至賊踪亂竄著李鴻章曾國荃傳令鮑超速令宋國永等扼紮要隘聽候調度奮力剿賊如再貽誤必將宋國永等從重治罪鮑超亦不

能辭咎也前據庫克吉泰等奏劉松山等軍節次獲勝
賊勢已窮當諭該將軍等督飭各軍乘勝殄除并防竄
晉左宗棠節制晉省呼應始靈著隨時偵察賊踪會同
趙長齡等加意防範相機掃蕩所陳取道情形朝廷不
爲遙制另片奏請飭催各海關速發印票等語已諭令
曾國藩等迅速籌辦矣將此由六百里諭知李鴻章左
宗棠曾國荃趙長齡并傳諭鮑超知之欽此

奏洋商借款請

飭催速發印票片

再臣此次行糧僅止五萬餘兩入關後軍餉專恃洋商

借款暫資接濟原議由山西解州運城滙兌取其距秦
甚近足便取携見聞運城商銀尙充可多匯兌惟盼望
各省速發印票交上海轉運局留閩道員胡光墉領取
交洋商兌取現銀付與票商即可換取票商銀票至運
城收兌臣軍有可指之餉自可迅速赴戎機倘須由晉
截剿就近提用尤爲便捷業經奏蒙

恩旨准行各省自當遵辦可否更請

飭催各督撫海關限令速發印票俾免稽延實於軍事
大有裨益謹附片具

奏伏候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同治六年四月十八日

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另片奏請飭催各海關速發印票各等語已諭令
曾國藩等迅速籌辦矣欽此

奏晉防緊要請調吉林礮手由綏遠城入晉助剿
片

再臣前奉

諭旨兼節制山西防軍山西撫臣趙長齡曾緘商晉防
已責成臬司陳湜辦理防務可恃若別歸節制恐軍情
不無觀望屬臣無庸調度而陳湜書來亦言聞有叨降
諭旨撫臣久未行知臣不測撫臣意之所在但答云
聖意屢念河防原期兼顧不敢推諉併歸節制斷不紛
紜調遣總之於晉無損也茲正拜摺間復欽奉四月初
九日

寄諭晉省防務甚形喫緊趙長齡雖飭陳湜及蔣臨照
等軍分路嚴防而該省兵力未盡足恃且沿河一帶地

廣兵單守禦亦不敷分布若陝省無大枝勁旅痛加截
剿勢將闌入晉疆貽誤全局左宗棠已由德安拔營著
卽趲程前進星速入關飭令各軍認真截剿毋令一賊
渡黃以保晉省完善之區欽此臣查晉省防務僅陳湜
一軍分布河津以南抵渭水入河之處止自龍門以北
近千里津渡甚多撫臣除咨委總兵蔣臨照分防外祇
委道員恒祐赴保德興臨一帶汪溥赴永甯及隰屬一
帶催辦民團誠如

聖諭地廣兵單守禦亦不敷分布也興思及此實可寒

心現在賊已由韓城郃陽北趨臣軍入關在賊之後不
但勢不相及而晉省北路河防未固卽能痛剿亦祇速
其東趨於事無益除飭秦軍劉松山黃鼎相機繞出賊
前遏其北竄飭陳湜俟豫軍渡河接防後卽移軍向河
津以北節節嚴防爲暫顧目前之計因思臣前奏調吉
林礮手二千五百開練馬隊赴秦剿賊此時如已齊備
似可卽由綏遠城取道入晉助晉防剿屆時若晉省河
防尙未被賊闖入則由和林格爾托克托城清水河入
邊牆抵河曲縣循黃河東岸南下亦可壯晉省西北一

路聲威將來晉防嚴事由蒲州西渡入秦道路亦不迂
折惟所經無驛地方須由晉省遴派員弁攜帶銀兩等
辦糧食麩料俾得遄行伏乞

飭下山西撫臣屆時妥爲照料勿稍推諉又此項礮手
需遴員分統官階不必尊崇紀律必需嚴肅伏懇

聖明簡派曾經戰陣明練耐苦兩員分統西行庶便節
制是否如斯合併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六年四月十八日

軍機大臣 字寄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晉省防務喫緊并請將前調吉林砲手
卽行取道入晉等語前因左宗棠奏調吉林砲手交協
領喜昌管帶赴陝當經諭知富明阿等照料嗣據該將
軍等覆陳挑募不易已飭不必拘定二千五百名以昭
慎重其確數尙未奏報見據左宗棠奏催此項砲手馬
隊勢難再緩著富明阿富爾蘇德英將砲手趕緊挑齊
喜昌尙未回吉著該將軍等先於曾經戰陣明練耐苦
力能約束者慎選兩員分起管帶入晉左宗棠片內所

稱砲手可由綏遠城取道入晉助晉防剿若賊未入晉
卽飭知由和林格爾托克托等處入邊牆抵河曲縣循
黃河東岸南下等語此項砲手若盡由邊外行走支應
甚難自應仍由山海關先抵直隸屆時察看山右軍情
再定所向非但支應較易且道途亦爲便捷將來如入
晉境著趙長齡飭沿途妥速豫備俾利進行以備左宗
棠訓練驅策喜昌到吉後卽迅飭前往毋再延緩捻回
來往同朝晉省岌岌堪虞所有山西軍務仍歸左宗棠
節制以一事權趙長齡務須和衷會籌不可先存意見

陳湜有防守黃河之責尤宜激勵所部實力嚴防毋得貽誤將此由六百里諭知左宗棠等知之欽此

奏鮑超傷病難支片

再此次賊竄舊口官軍原可速合長圍困之曾國荃函催鮑超奚止十有餘次鮑超總以傷病難支辭謝最後僅令宋國永等由樊城出紮四十里之大條岡聊以塞責而曾國荃指紮之洋梓雙河迄無一兵駐紮前月二十五日賊果由洋梓竄逸竊思鮑超以一兵丁累功擢至實缺提督

錫封一等子爵

恩寵備至無以復加應如何激發天良勉圖報稱乃竟以傷疾爲由甘心失機擁兵不發屢蒙

溫旨慰勉並無愧奮圖功之念似此驕橫寔近今武臣所僅見夫鮑超所藉以爲詞者病不能戰耳其所自矜自惜者以從前臨陣過勇受傷太重耳不知軍興十餘載將士皆以鋒鏑餘生致身通顯如鮑超之創痕遍體者何可勝數卽鮑超所部將領臣所素知者亦寔不乏其人古云環甲執兵固卽死也身爲大將何可以此驕

人且鮑超所部馬步三十三營統領人員皆已保至提鎮鮑超所患雖重不能卽戎亦應分遣各統將代已力戰以赴戎機豈可以一身之病束縛諸軍置時局於不顧臣前曾函告鮑超言其不可并於該軍統將緘牘中詳爲開示矣昨初八日行抵樊城接見該軍將領宋國丞等復以大義爲之陳說初九日臣往視鮑超病見其面色黧黑肢體厥冷病狀屬寔心煩憐之然念其此次貽誤則愚衷寔有難以釋然者詰責之間不覺聲色俱厲宋國丞等現已於十一日分統所部赴德安鮑超亦

於十三日坐船赴武昌養病連接曾國荃緘告捻逆又
由信陽界折竄應山縱橫於漢黃各屬意圖由此竄皖
淮軍統將本多皖人自當截其入皖宋國永等分統鮑
超所部馬步全軍由德安前進蹣跚追擊冀可爲湘軍
之助與淮軍共收夾擊之功此賊若能於鄂境殲除則
中原除一巨患鄂雖苦遭蹂躪而各省之保全者多矣
可否請

旨飭下李鴻章曾國荃傳諭鮑超宣示

朝廷優容德意責其嚴飭所部奮勉圖功以道咎責庶

武臣之驕蹇不用命者有所憚而不敢任意妄行而
朝廷馭將之道亦得矣至鮑超一軍所以能強者以所
部文員多跂弛之士武職多粗厲猛起之才勇丁多桀
驁不馴之輩不可一一問其由來惟鮑超能以不測之
威馭之故有時得其死力然將來事平遣撤恐其中如
叛勇黃矮子歐陽暉者不少矣臣於前手疏辭鮑超之
歸臣節制并議減其人足其餉者以此然彼時但嫌其
拙而未料其驕一至於此也其所以驕至於此者以同
時軍務咸推其勇決賊亦竇憚其威名故主兵之人每

遇賊悍事急輒爭欲致之以爲重耳其所以如此者蓋
謂此軍本有戰功也其所以獨擅戰功者以賊強不輕
戰兵少不肯戰其戰也又必以全軍併之一路雖所統
至數千盈萬之多亦不肯分支故其軍馳驅往來之日
多而接仗之日少其獲勝在各軍聚集之日多而獨當
大股悍賊之日少也鮑超好自矜戰功報仗多誇張之
詞有出人意外者主兵之人欲招致之非美其詞不可
諛之而猶不應必且於章奏中逾分以優揚之於是鮑
超之勇聞於天下而鮑超亦居之不疑氣矜亦日甚矣

臣識鮑超最早鮑超感臣頗深而其待臣亦恭而有禮
臣所以直揭其短者竊謂鮑超原可用之將能令歛其
驕橫之氣稍明義理猶可仰副

朝廷愛惜將才之盛德而鮑超亦得以功名終幸而鄂
患早平此軍似宜留於餉源稍裕省分分起妥爲安插
庶免異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陳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